



段忠桥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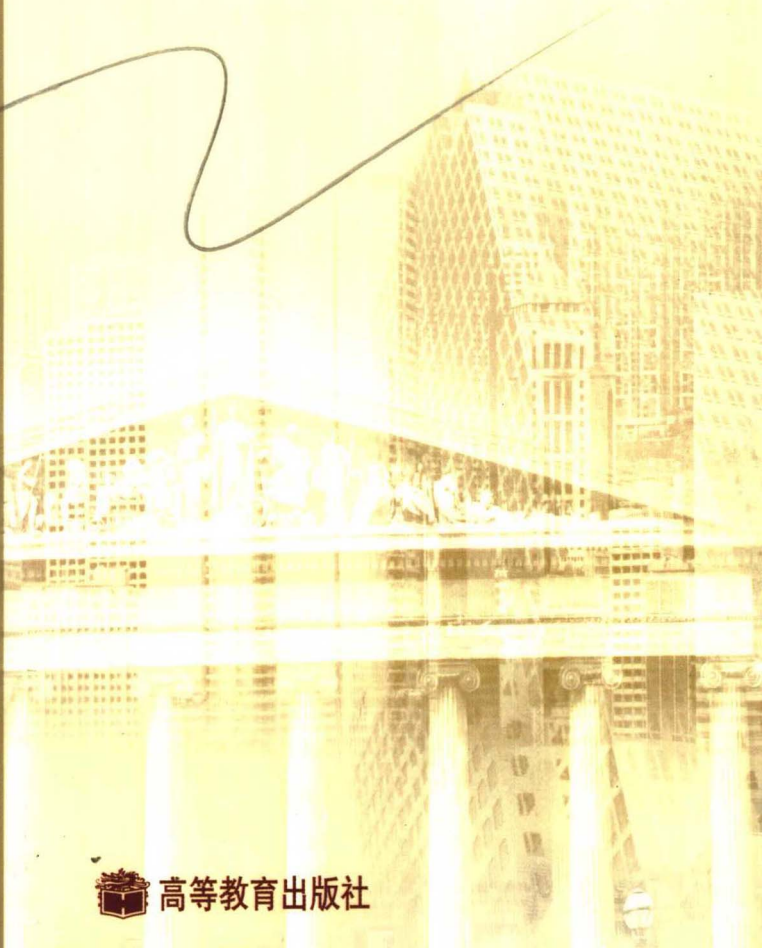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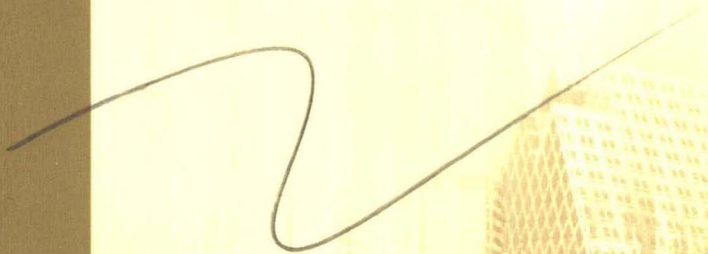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著

段忠桥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A81
28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 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著

段忠桥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 01-2004-3050 号

© Jonathan Wolff 2002

Why Read Marx Toda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原著以英文在 2002 年出版，本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并仅限于在中国大陆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沃尔夫 (Wolff.J.)
著; 段忠桥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3
ISBN 7-04-018377-3

I. 当… II. ①沃…②段… III. 马克思主义-研
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665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80 × 1230 1/32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75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0 000	定 价	7.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8377-00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①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

^①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的积极回应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1986年，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哲学讲师。这一职务的责任包括讲授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我的老师杰瑞·科恩（Jerry Cohen）开创的一门课程的一部分，那时他刚刚离开伦敦大学学院到牛津大学担任教授。我喜爱阅读和思考有关马克思的论著，因而非常愉快地承担了此事。但我也想到这一课程不会长期存在。我能理解学生们愿意让那时最主要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教授马克思主义的心情，不过我认为，随着科恩的离去，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

vii

然而，我错了。科恩走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讲授在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仍在继续。这门课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还在进行，并且在当今学生疏远激进主张和追求名利的情况下而变得越发吸引人。这一课程现在比以前更受欢迎，尤其受到那些在伦敦进行其国外大学三年级学习的美国学生的欢迎。这本在谢利·考克斯（Shelly Cox）的建议和邀请下写成的书，是以我这些年的讲义为基础的。

这本书最初的草稿不是在一个能够俯视科莫湖^①的别墅中写的，也不是在一个名声显赫的美国的高级研究所写的，而是在伦敦乘地铁（主要在北线和维多利亚线）时，在颤动的“直达”快车上，在小笔记本上草草地写成的。我可以推荐这样的实践，它使你有理由希望列车晚点，而且这种希望常常得到满足。几个朋友仔细读了这本书后来改写过的草稿，我特别要感谢泰诺·卡沃(Terrell Carver)、杰瑞·科恩、乔恩·派克(Jon Pike)和拉杰·塞加(Rajeev Sehgal)，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书面意见，使我消除了那些使人难为情的错误。这本书的写作重新激起我再次回过头来研读越来越多的马克思著作的欲望（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我希望那些读了这本书的人将能理解这是为什么。

① 著名风景区，位于意大利北部。——译者注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策划编辑	马 雷
责任编辑	丁艳红
封面设计	王 睢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康晓燕
责任印制	杨 明



前言	I
导言	1
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4
本书的计划	8
1 早期作品	10
导言	10
宗教	11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16
劳动和异化	22
货币和信用	28
自由主义	30
解放	33
结论	35
2 阶级、历史和资本	36
阶级	36

历史	39
资本主义经济	49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60
共产主义的本质	67
3 评价	73
引言	73
早期著作	75
历史理论	79
经济学	83
共产主义	86
人性	89
结论	91
参考书和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93
索引	97
后记	107



1907年,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思想中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已丧失生命力的东西又是什么?每隔十来年,都会有人产生对马克思提出同样问题的想法。这样说来,现在轮到我们的了。如果说问题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21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生命力?

我的回答是:可以认为不止一个方面。近几年来,我们可能因假定马克思对我们已无话可说而得到原谅。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悲惨地垮台了,与此相应,似乎所有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理由也消失了。柏林墙的倒塌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的反响,因为它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失败。

但是,在庆贺所谓“邪恶统治”的终结时,我们却忘记了那些受东欧共产主义鼓舞的思想家并不是邪恶的人。相反,他们把自己视为我们的救星。他们以个人的巨大代价,力图把人类从他们认为是

非人道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既受到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远见的鼓舞，又受到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错在哪里的描述的激励。这种过于自信的幻想变成了噩梦（尽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可靠阐释是另一个问题）。但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一切都好。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视为当前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然，现今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马克思似乎假定自然资源是用不光的，因而，他有关生态的见解同人们当前的要求相比就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资本主义市场渗透到全社会，它把价格强加于一切事物，并且排挤了非经济的价值形式。商业的规模越发展越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更具剥削性，越发像吸血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正如马克思本人于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所指出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这些以及很多其他论点，将在本书的进程中得到更为详细的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将仍能发现马克思的论著是原始材料的丰

富来源。

然而，能够识别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一回事，能讲出我们应以什么来取代它们却是另一回事（据报道，一个示威者在最近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游行中举着一面写有“用美好的东西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旗帜）。马克思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极为乐观的，但他的论证和假设有时是错误的，在细节问题上常常出现使人十分气恼的含糊不清，因此，对于现在如何去安排社会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告诉我们。但是，他对 19 世纪后期社会的批判甚至对于 21 世纪初的社会也有重大的关联。也许我们对他的结论没有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发现的那些问题不严重。这至少是我在本书中将要论证的东西。

不过，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虽然马克思有时被认为是伟大的文体家，而且从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标准来看他或许也是如此，但研读他的原著可能会使人感到沮丧。他的伟大杰作——《资本论》第 1 卷，一开始就是一页接一页的关于商品的定义和本质的枯燥的论述（尽管耐心最终会得到回报）。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也许是近两百年来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但对那些缺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学背景知识的人来讲，它实际上是难以读懂的。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也许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对这一著作的理解要容易得多，但它的论战风格却使得它显示不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深度。

有一种情况对于很多伟大的思想家而言也许是真的，但对于马克思却无疑是真的，这就是只有当你已大体知道他的著作要讲的是何时，这些著作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有了这种知识去读它们，能使一个人懂得作者思想的细节，而且常常能看懂作者思想中几乎令人惊异的创见和特质，即使在读到作者留下来的未完成的初稿时也是如此。不过，眼下你最好还是相信我的话。

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很多原著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们通常是以节本的形式，被收集在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编辑

的一卷本的《卡尔·马克思著作选集》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我给出的页码都是指这一选集第二版的页码，其标志是，例如，(M. 123)。我希望你在读这本书时受到鼓舞，如果是这样，那只要在你想读一些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麦克莱伦编辑的《选集》就是首选。

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5 马克思 1818 年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作为德国一部分的莱茵省以前在拿破仑时期曾被法国占领，但不久后又归还给普鲁士。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改信了基督教，这是因为 1816 年制定的反犹太法——一部旨在消除拿破仑的自由主义化的法律，要求他要么放弃他的职业，要么放弃他信奉的宗教。马克思是一个早熟的学童，甚至他的一些学校作业都被重新发表于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和令人惊叹的互联网网站中(www.marxists.org)。因此，人们可以读到 17 岁的马克思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无论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原初文本^①，还是被翻译为最主要的语言的文本。在对一个人的志向以及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做了广博而又相当有文采的论述以后，这篇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① 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注释，原文是德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13 页。——译者注

马克思 19 岁在柏林大学学法律时给他父亲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这是他广为人知的最早的作品。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对他上学期工作的令人惊讶的说明：他的抒情诗（“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他的未婚妻〉的头三卷诗的内容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 页）；他对古典文献的翻译；他的三百页的关于法的哲学论文；他写的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的对话；以及他读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大量的法律和哲学著作。为此，他说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同上，第 16 页）他还顺便说了他正开始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这封信的结尾是两段附言，第一段附言自我读过以后让我二十多年来始终难以忘怀：“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文体又不好。已经快四点了，蜡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同上，第 19 页）人们可以感到，马克思此时已经采用了一种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不会改变的工作方式。

完成了法律方面的学习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写他的哲学博士论文，论文做的是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比较。不过，尽管马克思希望找到一份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但他与之保持交往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过于激进，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因而希望无法实现。转向新闻工作的马克思继续坚持激进的和反政府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他在 1843 年被迫离开德国而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写下了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早期作品。在这期间，他第一次遇到恩格斯，后者当时正在他做生意的曼彻斯特和他家庭所在地德国之间旅行。由于那时马克思被认为是颠覆分子和革命者，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1845 年，马克思与他的妻子和幼女燕妮移居到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继续他的写作并逐步展开他有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作的主导思想。

在 1847 年较晚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1 页）或者说，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开头就是这

样讲的。(最初的英译本的效果太糟糕了,它的开头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蹑手蹑脚地走近欧洲”。)实际上,在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革命已经开始,马克思回到德国至少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事变的失败,革命没有成功,反革命的势力迅速占了上风。马克思回到巴黎,然后于1849年去了伦敦,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正如大量文献清楚表明的,马克思此时的生活主要有三件事:一是进行学术研究,二是对付他在政治阴谋中受到的牵连,三是解决养家糊口的基本需要。令人悲叹的是,他的六个孩子有三个幼年时就离开了人世。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最近写的传记对马克思如何靠赊欠、举债和卖文的支撑而努力工作,作了极好的描述。因此,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成了《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记者。很多人都谈论过对纽约人的嘲讽,即他们是通过马克思的见解而获得对英国事件的分析的,虽然就所有的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的)而言,马克思的记者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开始全力以赴对资本主义作经济上的分析,在写完几部发表的及未发表的手稿以后,最终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杰作《资本论》第1卷。从那以后,马克思继续致力于经济理论与政治鼓动的结合,虽然他个人在经济上的挣扎由于1864年得到的一笔遗产而多少有所缓解。然而,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陷于与那些可能是同盟者的人们之间不断增多的论战,马克思没能完成他经济学著作的后几卷,虽然其中许多内容已写出草稿。在他1883年去世时,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手稿。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是最终出版的,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以及由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编辑并于1903至191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些编辑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是被简称为